



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编

潮汕文化论丛

初集

吴南生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潮汕文库 ·

潮汕文化论丛

初 集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编
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09号

潮汕文化论丛·初集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编
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佛冈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87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ISBN 7—5361—0765—X/Z·10

定价：7.50元

潮汕文库

总顾问: 吴南生

顾问: 庄世平 饶宗颐 翁锦通 陈伟南 许世元 陈伟
刘思仁 沈野 林川 陈厚实 戴景宸 吴勤生
张华云 倪克屏

规划委员会:

主任: 刘峰

副主任: 陈喜臣 黄福永 陈德鸿 杜经国

委员: 王逸之 陈历明 魏芾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杜经国

副主任: 黄赞发 陈历明 魏芾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杨方笙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赵春晨 郭马风
黄挺 黄绮文 蔡仰颜 蔡起贤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常回忆起三十年前，同样是“西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将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整理啊！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

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或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陶瓷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加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的虽然为数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

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个剧种的。当梅先生等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八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編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记》），戏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年12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1431年、1432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此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

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我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2年2月15日于广州

前 言

1990年11月中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汕头市、汕头大学与韩山师专为弘扬潮汕文化的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汕头大学联合召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海内外学者1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委托我们从中选取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选录的基本原则是与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直接有关且在会前未在正式刊物公开发表者，因此，有不少质量较高的文章未能入选，特此说明。

《潮汕文化论丛》是《潮汕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潮汕文库》的出版范围包括海内外学者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论著、整理潮汕历史文化典籍和资料的成果。计分《潮汕历史文献丛编》、《潮汕金石丛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潮汕历史文化资料丛编》、《潮汕文化论丛》等类目。本书为《潮汕文化论丛·初集》。

这本论集的出版得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深谢！

杜经国 赵春晨

1991年8月

目 录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前 言	杜经国 赵春晨
《三阳志》考	〔香港〕饶宗颐 (1)
潮州志考评	陈香白 (5)
《潮州府志》(《永乐大典》残本)考述	金 圆 (19)
岭东重要文献——《潮州耆旧集》述略	朱仲玉 (28)
翁万达《稽愆集》重辑本的史料价值及其辞章特色	
	庄义青 (42)
林大钦与《东莆先生文集》	黄 挺 (56)
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	吴 颖 吴二持 (70)
李勋《说映》初探	蔡英豪 (80)
浅谈《张氏手记》及其史料价值	陈汉初 王宋斌 (87)
翁辉东《潮汕方言》的文化内涵	林伦伦 王伟深 (99)
潮汕地方志是潮汕地方文献的精华	王琳乾 张 鸣 (110)
汕头市历史文化遗迹述略	陈历明 (120)
有关潮汕文化的两个问题	杜经国 杜 昭 (123)
潮汕文化在新加坡	〔新加坡〕黄叔麟 (135)
潮汕历史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	赵 海 (137)
论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	何平立 来可泓 (148)
从香港潮商沿革看潮汕人的经商特性	陈荆淮 (162)

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

——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蔡鸿生 (181)

“南峙山”考……………陈训先 (190)

论潮汕民俗中的雉形态及其改造……………隋 芾 (198)

略论潮汕祭神民俗的传承与变异……………周镇昌 (210)

潮汕工夫茶道……………张华云 (220)

论潮汕英歌的渊源及演变……………黄汝麟 (235)

论潮州的古典诗歌……………蔡起贤 (250)

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

——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

……………〔香港〕饶宗颐 (265)

韩愈贬潮与排佛……………〔澳门〕岑庆祺 (271)

论韩学启于唐而盛于宋的历史背景……………〔香港〕郭伟川 (277)

元末潮州路总管那木翰事迹考述……………马明达 (289)

大力将军、铁丐、雪中人

——潮州吴六奇考述……………陈慧星 (309)

杜国庠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探讨……………赵吉惠 (318)

建国以来潮汕史研究述评

……………赵春晨 黄绮文 刘启林 范耀登 (333)

《三阳志》考

〔香港〕饶宗颐

去岁11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假汕头大学举行，汕大因之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甚盛事也。余以州人获参预其役，更所忻幸。记曩年地方人士有纂辑潮州志之举，余尝谬掌其事，其时限于地域，囿于见闻，资料深感不足。迨岁海宇大通，秘籍稍出，所知略胜于前，以潮州最古志书之《三阳志》而论，得从《永乐大典》中潮字号窥其厓略，就中有关宋元史料，至为珍贵，故余于1965年复有潮志汇编之印行。大典三阳志虽非全本，乃获流通于世，影响所及，陈香白君因有《三阳志辑稿》之作。

三阳志者，潮州旧志罕见载录，仅吴颖顺治志引用二事。吴颖盖未见其书。在此之前，万历间知府郭子章著《潮中杂记》，其卷七“书目类”云：

“潮州记一卷，宋揭阳进士王仲行撰，今亡。潮州图经二卷，宋知州事、邛州常祜撰，今亡。元三阳志七卷，元人著，今无刻本。郑布政巽家藏有抄本。”

据此知三阳志实元人所著，有七卷本流传。又明初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暑字号，有关潮州旧志共五部，计：

“潮州府志一册，又三阳志一册，又潮州府三阳志二册，又潮州三阳志三册，又三阳志一册。”

同书卷二十德字号新志又有一部，书名为：

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

文渊阁中秘藏书皆系实录，故兼记册数；而三阳志竟有四部之多，册数又复不同，想必不止一种。其中三阳志有称“潮州府”者，改路为府，则分明为明初之作。考千顷堂书目，永乐间，知府雷春有潮州志，文渊阁之《潮州府志》当即雷志。又据郑义永乐《潮阳志序》云：“第以图志，附于三阳郡志之一，其所登载，弗克备举。”殆新志项下所称“有并属县志”者也。（正统间知府王源亦修潮州志，但据文渊阁书目前杨士奇正统六年题本，王源知潮在十年，已在其后，故非王源之志。）

细察《永乐大典》潮字号采用之书，最重要者有《图经志》、《三阳志》，又有《三阳图志》，兹略记其引书之例如次：

“归附始末”下引《图经志》，又引《三阳图志》。

“韩木”注下引《图经》、《方輿胜览》、《三阳志》。

在此之下方引用各书，名称先后见为：

1. 《三阳图志》：《潮州府志书序》……洪武八年三阳林仕猷撰。

2. 《三阳志》：《潮州图经序》……淳熙二年常祚序。

又端平二月……黄梦锡序。

3. 《三阳志》州县总叙。

由上引明确记载，林仕猷洪武序乃从《三阳图志》中抄出，则《三阳图志》当作于洪武之后，或即文渊阁著录之《潮州府三阳志》乎？

林仕猷序云：“三阳图志……自宋历元，靡不具载而无遗。其板藏于宣圣庙万卷楼，至正末毁于兵。大半虽存，已非完璧，民间所藏，全本仅有一二。”《三阳志》所记郡刊之书，其中有“新修潮州图经，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古瀛丁集五十板。”此新修《潮州图经》及《古瀛集》盖皆常祚所辑。万卷楼在文庙，黄惟贤句云：“潮州书楼天下稀，摩插云汉吞秋晖。”此万卷楼为宋时书板庋藏之所，规模可见。林序原题曰：“潮州府志书

序”，则其文中所言之“三阳图志”，谓三阳之图志，乃泛指潮州志书，非专指《三阳志》而言也。从常祎、黄梦锡两序，可证王中行即常祎图经之撰者，郭子章作王仲行，“仲”字应作“中”，其书均称曰《图经》，《永乐大典》所引之《图经志》，当指常、黄所序之书，非《三阳志》明甚；香白以常、黄二序系于《三阳志》之前，是无异糅《图经志》与《三阳志》为一也！而三阳志有七卷本，必为元人所作，故其书中屡屡采及元人文章（如元何民先、元熊炎等是）。香白以林仕猷序视作《三阳图志》之序文，又谓“三阳图志宋、元均有之”，似误解林序之意，不悟其序原题分明指“潮州府志书”，故得奄有宋以来之著述，若以专指元之三阳志，何得有府之目？又复忽略林序之上，分明揭槩《三阳图志》之名，明著其文之出处。序文称“金宪赵公令邑长鲍与侃旁求博采，锱梓以永其传。”洪武当日所授梓者，乃自宋历元潮州旧志经整理后之稿，香白泥于“图志”之名，竟谓鲍书即《三阳图志》之辑佚本，恐有未妥。（“辑佚”二字，尤不符合事实。）

总结诸书所著录，三阳志应有下列各种：

一．《三阳志》。

二．《三阳图志》，分别见《永乐大典》征引。

三．元七卷本《三阳志》，郭子章著录。

四．《续三阳志》，大典十八阳引一条，见张其淦《中国古方志考》。

《三阳图志》收采及洪武林仕猷之文章与文渊阁著录标明潮州府之三阳志，疑即是一书，故三阳志有元人之所著者，又有更后出为明初人续修者。至于宋人之“潮州志书”应即是《图经志》，不得与三阳志、三阳图志混为一谈也。

作为文献学者，对于史源认识须掌握确切材料，方不致于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地方史足为国史之辅车，由于记载较为翔

实，又富有亲切感，大有助于史学，自未容忽视。今举《三阳志》一书为例，考其原委，以见文献学与史源学关联之深，聊备商榷之资。值本届会议论文集杀青在即，杜教授来书催稿，爱不辞固陋，辄缕陈述，未敢作为考寻史源之鼓吹，还乞有以教之。

1991年4月22日饶宗颐于香港

潮州志考评

陈 香 白

地方志古称方志，或称志乘，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地方的建置、沿革、疆界、山川、形势、城池、关隘、兵防、津梁、气候、古迹、学校、寺观、物产、户口、田赋、灾异、风俗、选举、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郑兴裔则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郑忠肃奏议遗集》）

我国地方志起源很早，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就设“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周礼》也有“诵训掌道方志”之载。至于潮州有志，似应在置州之后。据《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载，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潮州始置，后又废。唐武德四年（621年。清张驹贤之《元和郡县图志考证》据《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改为五年）复置潮州，以后便基本稳定。

（一）唐代潮州修志臆测

唐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后改五年一造送（见《唐会要·职方员外郎》）。又，《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字号（以下简称《大典》潮字）“古迹”载黄梦锡《潮州图经序》云：“潮有图经，其来尚矣。昔昌黎文公将至韶石，贻诗于郡侯张端公曰：‘愿借图经将入界，一逢佳处便开看。’则知诸郡图经，唐已有之。”据此推

断,彼时《潮州图经》之类的郡志大概是有的,唯不得已其详而。

最值得注意者,唐开元中徐坚等编纂的《初学记》卷八《岭南道第十一》有“潮穴”、“泉山”条,下注引书,书名曰《潮州记》。是以知唐时,潮郡或即已有类似地方志的《潮州记》问世。

(二) 宋代——潮州修志的重要发展时期

到了宋代,地方志数量猛增,体例进一步完备。潮志之撰修也随之出现可喜局面。据黄梦锡《潮州图经序》载,宋代潮州志凡四修:“淳熙二载,常侯祎(邛州人,潮知州)方衰而集之。继阅二纪,赵侯师芳(开封人,潮知州)又从而修之。历年二十有五,孙侯叔谨(龙溪人,潮知州)檄梦锡偕同志编辑校定,仅成全帙。以岁数计之,自淳熙乙未至绍定己丑,凡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仅三焉。端平改元之四月,郡侯叶观(福州人,潮知州)……再令梦锡与唐曾、林刚中点勘编修,续而新之。”另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宋代潮志计6种:1、《潮阳图经》,宋常祎纂;2、《潮州图经》二卷,宋赵师发(应作“芳”)纂;3、《(潮州)新图经》,宋陈宗道纂;4、《潮州记》一卷,宋王中行纂;5、《三阳志》;6、《续三阳志》。

“考《大典》潮字引淳熙二年七月十六日常祎《潮州图经序》云:‘潮旧有图经,兵火以来,散逸殆尽。……予郡事稍闲,因举是以属之教授王君中行。君一乡之秀出者也,博识洽闻,多所采摭,于是以其平日之所得于闻见者,益加搜访,铢铢审订,述成一书。……予既镌版郡斋,君谓不可以不序。’当知《潮阳图经》即《潮州图经》(唐宋潮州亦称潮阳郡),而王中行的所谓《潮州记》,其实便是常祎的《潮州图经》。《中国古方志考》分一书为二书,误。”①

综上所述,宋代潮志凡七修: